



拾味集

唐婆婆包子铺

□ 熊晓原

伍桥镇坐落在赣西九岭山下，镇上经营包子馒头等早点的铺子是60多岁的唐婆婆。铺子在镇子里不醒目，门口摆放的煤球灶和多层垒起的大蒸笼就是标志，我习惯称其为唐婆婆包子铺。

早上，我喜欢在包子铺买包子馒头啥的，再配上一杯豆浆或一瓶牛奶当早餐。吃的次数多了，我也跟唐婆婆熟络起来。

唐婆婆爱干净，铺子每天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。精面粉、猪肉等全部食材都是上好的，做的是大家信得过的良心食品。

唐婆婆每天凌晨从家里骑电动车到店里，揉面、做馅，一个人忙得团团转。从经营的第一年起，镇政府工作人员每周两次吃她做的包子馒头，雷打不动，如今有26个年头了。每天早上，她的铺子前顾客盈门。唐婆婆用于收款智能手机是她女儿送的，微信扫码付款图标是她从移动营业厅请人打印的，扫码付款可省了她不少心，她也不担心会有人吃“霸王包”。

伍桥村长源组的五保户涂甲炎患有严重视力障碍，如果遇到天气好的赶集日，他都会摸索着到唐婆婆包子铺，吃上两个热气腾腾的包子。老涂每次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想付钱，唐婆婆都婉拒：恰（吃）两个包子，不费几个钱，您且吃！

去年3月，涂甲炎摔了一跤，就不方便来镇上赶集了。为了让他吃上包子，我隔三岔五从唐婆婆那儿买了送过去，顺便给他打扫打扫屋子。我说：“老涂啊，这是唐婆婆托我给您送来的。”老人眯着眼，非常开心，每次都说：“那怎么过意得去呢！”

唐婆婆是镇里东方村人，40多岁时，老伴死于一场火灾，她曾经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，艰难把一双儿女拉扯大，但后来儿女成家了，就再不肯领救济金了。

随着年岁渐高，唐婆婆的儿女都劝她不要辛苦经营包子铺。她口头上应承着儿女，心里还是舍不得。刨去房租、水电、食材等成本，她一个月也能赚下1000来块钱，“闲着也是闲着，乡亲们喜欢吃我做的包子馒头，我心里舒坦着呢。”她说。

当得知我是驻村书记，唐婆婆对我更亲近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到铺子里买早点，她都会额外多拿个小笼包或烧卖放进我的早点袋，而我，每次都会默默多扫一块钱——我的“小动作”被唐婆婆发现了，很内疚，对我说，“你可莫多给我钱啊！你上有老下有小，要精打细算过日子。”我赶忙说：“婆婆，我的工资够用。您才不容易，您这不是在赚钱，是在发挥余热，为社会做贡献呢。”

这一说，唐婆婆笑了，我也笑了。



大姑的米糍

□ 赖青云

赣南人喜欢做米糍吃米糍。

在我家，大姑年年会从老溪村的下湖田担个小箩筐，将刚做好的米糍送到我奶奶家。有时不用箩筐，直接就用一根木棍，将一个装满米糍的编织袋搭在后肩上来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知道七月半又要到了。一年一年，大姑从一个身姿挺拔的年轻女子，变成了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妇人。

米糍有甜的，也有咸的。有时还会有七层糕的样式。我不挑食，但我喜欢甜的。大姑从小被送到别人家收养，从她有些怯怯生的神态里，便可发觉她曾并不自在的生活。但在城里的弟弟妹妹面前，大姑很健谈，细细声声，说村里的事情，聊自己婆家的事。大姑是我奶奶改嫁前生的长女，我奶奶在前头丈夫去世后嫁给了我爷爷。母女虽然分离，终有割舍不断的骨肉亲情，因此大姑与后来出生的八个弟妹感情都很深厚。

那时的老溪村藏得很深——要进村，得沿梅江河岸边的一条国道，再经过河东村拐进两座山丘间的一道峡谷。峡谷弯曲，两边树木遮天蔽日，走在其中，只听得见自己的喘息与山林的鸟叫声。据说早年在峡谷，常有歹人“打短棍”（抢劫），行人都不敢独自进来。老溪村的瓜果特别甜，尤其是西瓜。后来老溪村变成了现在的新农村，我常去走动。

我还记得，从前我的表哥们会从老溪村挑着柴到东门市场去卖，有时也会直接挑到老街来。

兄弟俩挑着百斤重的担子从东门的木桥上稳步走来，早晨的太阳还刚刚升起，阳光洒在桥面上，也洒在他们满是汗水的额头上。

奶奶的家就是他们落脚的地方。每一次放下担子，表哥们都会到水缸里舀一瓢水，咕噜咕噜痛饮，满嘴甜滋滋的。午饭用的是粗瓷大碗，满满的白米饭堆得像尖尖的山垛，这个时候，灶洞里的火噼里啪啦地烧着，灶台上升起的油烟也格外好闻，饭菜虽然简单，表哥们却吃得啧啧香。

在我们赣南，七月半据说是逝去的亲人回家的日子。同时，七月也是出新谷吃新米的时节。奶奶过世后，五叔的家便成了大姑的娘家。年岁渐长，大姑与我奶奶愈来愈像，发髻、衣衫、脸型、眼眶、颧骨……几乎像一个模子出来的。那些年的七月，大姑仍给我们送米糍。遇上五叔五婶不在家，大姑便坐在巷子里的石墩上默默地等。有时五叔五婶回来，她已经等了很久。见面后，大姑就说几句话，或者站一会儿，进到弟弟家看一看，便赶回老溪村去。

那条巷子里满是我的记忆。我二姑的大女儿——我表姐就是从这里出嫁的。几十年了，我还记得那个幸福的日子——阳光明媚柔和，所有人在忙碌中都喜气洋洋。我爷爷也笑咪咪的，慈祥地看着身边每一个人。唢呐响起，当接亲的队伍走出巷子，渐行远去，爷爷却在一片道喜声中红了眼眶。

时光就像一个快马加鞭的行者，仿佛一晃就已一辈子。后来爷爷走了，长相秀气的表姐夫与漂亮的表姐，刚过花甲之年也意外地走完了他们的人生。在前年，大姑也走了。

七月半近在眼前，我再次想起爷爷奶奶姑姑表姐，想起那些逝去的亲人。

人生，就像一场宴席，说散就散了。

现在，老街拆了，那条巷子也没了。我无法洞悉这拆除的街道和巷子，是否依然挤满了往来的亲人。这些年，不知他们能否找到回家的路。

如果还能与你们相见，我会告诉你们，路虽然改变了，但村庄还在，家人还在。我会告诉你，大姑，我想念你做的米糍了。



草林嗦茶

□ 曾绯龙

逶迤蛇行的古街，藏于葳蕤的草叶茂林之间。伴随着一片月木质店铺里次第的吆喝，是那种夹杂着方言的普通话：“上茶咧！有狗牯脑茶、菊花茶、甜茶、擂茶……随你挑，任你选！嗦一嗦，赛神仙。”“问下客人哟，点啥浸坛？酸甜的、香辣的，样样有，保好恰……”一张张被茶香熏红的脸庞，便宛如对面阁楼伸展出的三角梅，欣欣然绽放。

这里，就是草林，是遂川的一座古镇，远近闻名的红色兵场所在地。

草林人，以嗦茶为生活美学。他们把热情与淳朴、好客与善良、勤劳与乐观、坚毅与睿智、顽强与韧性，把对天地之敬、生命之爱、万物之情，皆浸泡于醇香四溢的清茶里。只需嗦一口，五脏六腑便分外舒畅。

在草林，随便觅一家去嗦茶，都能体验一份独属于这里的浪漫。

“为啥草林人喊喝茶为嗦茶呢？”一进门，我就问老板。

老板是一个中年汉子，姓谢，客家人。面善，爱笑，长得魁梧，风风火火像只豹子，于是茶客们给他取了个绰号：豹子谢。

豹子谢笑笑：“这是一种客家口语，因为茶水得趁热喝，又怕烫嘴，只能慢吮，跟抿酒一样，发出‘嗦嗦’的声音。”

“那，就是品呗。”我说。

豹子谢点点头，指着柜台上摆满的陶坛、玻璃瓶，问我要点啥果子。果子，指的是佐茶小吃。豆饼，是常见的一种。先用适量的水将糯米粉调成糊状，掺进少量黄豆与适当的盐，放在铁勺上摊平，然后放进热油锅内，待到豆饼离锅浮起，用夹子把它翻动，炸成金黄色，便可捞起，搁在馒头上的铁丝网上。还有杨梅干，将鲜杨梅摊在篾垫上曝晒，早晒夜收，然后盛在笼里蒸，撒上白糖拌均匀，再晒上数日即可食用。当然，要说有生活情调与美学趣味的，还有草林人把南瓜花、辣椒干、苦瓜花、红薯片、丝瓜干等做成的油炸果子。听其名，如沐春风；观其形，小巧玲珑；察其色，清雅柔美；闻其香，心旷神怡。

在草林，浸坛，是嗦茶的主角。

浸坛，又叫酸浸、酸坛。酸是魂魄，其他味道均为配角。制作时，先把土陶小坛洗净倒置并沥干，然后将晒干水分的生姜、蒜子、芥头、辣椒、萝卜、竹笋、刀豆、洋姜、菜梗等农家时新菜蔬，分类装进坛中，放点炒热的食盐，加入凉白开和陈年糯米酒，适量加些红糖或白糖，密封一个月或数月就可食用。

我点了一壶菊花茶，还外加了芥头、辣椒、萝卜、刀豆这四样浸坛。妻第一次尝浸坛辣椒，有些性急，猛咬一口，汁液迅疾迸出。“咋有一股淡淡的酒味？”面对妻的提问，豹子谢一脸歉意：“哦，对不住——忘了提醒，辣椒的肚子里，可装满了酒哩。”

不会喝酒的妻随即倒出辣椒肚中的酒液，光吃辣椒皮。

我来了兴致，从碟里捏起一枚辣椒细端详，灯光下，腌辣椒看起来晶莹剔透。我小心翼翼地轻咬一口，先是感知辣味绵密丝滑，直冲鼻腔；继而辣椒肚里渗出一缕酸甜酒香，在唇齿间漫溢，层层叠叠叩击味蕾……配上山野之气与烟火交织缠绕的菊花茶，冷热甜辣顿时在舌尖炸开，额头也沁出微汗。

豹子谢是实在人，每碟果子或浸坛，他仅售两元左右。茶水一次性计算费用，添加热水则分文不取。一家子来嗦茶，二十来块钱就能嗦个尽兴，比起泡一次城里茶馆，不知要便宜多少。

不知不觉中，来豹子谢茶馆嗦茶的人愈来愈多。茶叙之话题，也是五花八门。

“到了冬天，山风刺骨。为了御寒，农民工们喝姜茶，吃辣椒浸坛，真的好劲道！”

听到这句话，我在想，修建砂子岭机场时，农民工吃辣椒浸坛，吃出的是众志成城团结；当下茶客品辣椒浸坛，品出的却是云淡风轻岁月静好的幸福。

茶叙中，有一位还谈到，遂川自古崇文重教，明朝末年，郭维经父女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原木材枳龙泉码。还有位茶客提起北京蝴蝶效应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，既非海归，也非一二线城市高知家庭培育的学霸，而是从遂川走出去的90后优秀小镇“做题家”。

“这里的历史这里的浸坛，都好给力，难怪出这么多有志向的青年！”几个从广东过来旅游的茶客，纷纷竖起了大拇指。



檐下记

种椒得瓜

□ 刘献忠

凯光业主私家菜园的邻居打电话告诉我，我家菜地爬藤结了几个大冬瓜，问是否我家种的。

我问大舅哥，原来是他菜园种了三株冬瓜苗。

我俩特意到菜园采摘。

有将近两个月没去菜园了，一米多高的杂草布满菜地。前几天还听说，一朋友在菜地锄杂草，被蛇咬伤了。平生最怕蛇的我，为此专门穿上高筒胶鞋，准备了一根木棍，边敲打着杂草从边前行。走到菜地边缘一排小树前，果然发现三个硕大的冬瓜在藤蔓里吊着。我俩都很兴奋，上前小心翼翼地摘下来，扛在身上掂量掂量，估计有好几十斤。

老话说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，今年，我们种下辣椒却收获了冬瓜，这可真是一份意外的惊喜。

我们小区给业主安排了一块小菜地，还取了个名叫凯光业主私家菜园。菜园坐落在小区所在地的孝头村，是一块开阔地，旁边有小水渠流过，物业还专门装了自来水方便业主浇灌。

朋友相邀，把两家分得的菜地合在了一起。我们热情高涨，兴致勃勃，叫上兄弟姐妹家人们一起耕种。从家里跑一趟菜地，十公里远，省下的菜钱还不够抵油费，但好处多多：劳动锻炼了身体，种出的蔬菜新鲜又生态，还增添了许多乐趣，这是花钱都买不来的。

辣椒种了两畦，因为苗种好，肥料足，人努力，个把月便长得青翠油绿，满树开着小白花，十来天可摘头茬青辣椒，个大肉厚又不太辣，味道好极了。辣椒长得快，三天两头采摘，除了自己吃，又和左邻右舍、同事朋友一起分享。还有许多外地朋友来做客，也让他们去菜园亲自体验农家乐，顺便摘点蔬菜带回去，朋友们个个心满意足，都说现在很难吃到这样纯天然



无公害的蔬菜了。

从农具的购置，肥料的储备，菜地的翻整，到播种浇水，呵护成长……就这么两分地，打理起来也是费时费力。我们的蔬菜品种有辣椒、茄子、丝瓜、大蒜、芹菜、香菜等。辣椒丰产吃不完；大蒜吃了大蒜叶，又吃蒜薹，小白菜新鲜又脆嫩，成为桌上佳肴，前前后后可以吃半年以上。

去年遇上好天气，很适合种蔬菜，我们的菜园也大丰收。今年我们总结了一些经验，和去年一样，种了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、西瓜等，可惜天公不作美，四五月份，经常暴雨，还有一次遭遇洪水浸淹，辣椒、茄子只摘了一两茬，就死掉了。我们也没了信心，天气渐热，也懒得管理。这菜地，一放弃管理，草比菜都长得快，不久就杂草丛生，荒芜起来。管理人员看到荒芜比人高的菜地，还打电话问我们是否不种菜了。我回答：秋凉了再耕种。

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。虽然今年种植的辣椒茄子“全军覆没”，但随手种下的三株冬瓜苗却茁壮生长，在杂草中结出了硕大的冬瓜。

大舅哥的种椒得瓜，可真是让我们开心了好久。

闲话铺

睡午觉

□ 蒋卫恒

清人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提到：“午睡之乐，倍于黄昏，三时皆所不宜，而独宜于长夏。”强调了午睡的重要性。古人将午休视为调节人体阴阳平衡、养精蓄锐的一种方式，有助于身体健康和精神的恢复。

人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容易疲劳，开始钟情于午休。我习惯午休，则源于父亲的身体力行。

在我小时候，父亲每天的午休四季不变，雷打不动。那时的小镇平静祥和。临近中午，连鸡鸣犬吠似乎也放低了声量，一上午的嘈杂随之也安静下来。午饭后，父亲总要小酌几杯，然后不紧不慢在房前屋后走上几个来回，再上床午休。

给父亲捶腰捶背是童年的我的“孝顺”行为。父亲是老革命，身上有多处老伤，体内还留有弹片，每到梅雨季节，总会伤病发作，浑身难受。在我一双小手不轻不重的捶打下，父亲一会儿就解声如雷。这时，家里就特别安静，孩子们的打闹声瞬间隐去——我们都怕惊扰父亲午休。

这个传统在我家一直延续下来，下一辈的孩子也遵守。我儿子二三岁时，只要想吃零食，便跑去找爷爷，但如果遇上爷爷在午休，便在门前的石阶上坐着，等爷爷醒来。

如今，每天饭后我也会午休，或手执一本书看上一小会儿，或打开电视，放小音量，在电视声中悠悠进入梦乡。

宋人晁公溯在诗中写道：“午窗睡美无人唤，梦逐游丝自在飞。”而楼钥则说：“老年乐事莫如闲，午睡醒来梦已阑。”那种闲适之乐，让人向往。

如今，更有健康专家们大谈午休的诸多好处，如可提高工作效率，减轻压力和焦虑；可提高学习和记忆能力，有助于激发新的思考和创意……

我不以为然。但每天中午，我都会把窗帘拉得只余一条缝儿，让光线当年穿过缝隙那样，一格一格掉在眼皮上。朦朦胧胧间，仿佛能听见极轻的脚步：不知是童年的我，还是父亲的小孙子——

在门口屏息，迟疑，等待一个完整的午休完成。



马兰瓜的夏天

□ 刘景明

老家年年种植名叫“马兰”的西瓜。

这种瓜个大、皮厚、瓤红、籽多，我小时候一放学就往瓜地里跑，挑上一两个卖相不好的瓜，找块石头或直接往地上一砸，坐进瓜棚掰着吃。啃完后捧把水洗脸，乘着凉风，望着连绵起伏的瓜田回味着瓜的甜蜜，不知有多惬意。

最初，村里人跟着一个讲白话的广佬姑学种瓜。广佬姑住在靠祠堂右边的小屋里，有次，我同几个小伙伴拿了玩具铁皮枪指着他启动扳机，从枪舌里冒出一道硝烟，连续发出像爆竹那样的“啪啪啪”声响。他把我们这番举动视为无礼挑衅，拾了根竹条吓唬我们，还向每个家长告状。奶奶一气之下，把我那支玩具枪扔进了池塘里。

跟着广佬姑种出的马兰瓜长势良好。盛夏时节，我家瓜地里的第一批马兰瓜熟了，每个重量约有十六七斤，最大的近三十斤，高兴得父亲摘了两箩担到圩上去卖。

我们在进圩口的榕树下拼了两只箩筐，摆起了瓜摊，边上还放一块逢喜事端菜用的长条盘子，对半切开一个瓜来招揽顾客。我拿一把扇子，时不时拍几下，赶赶苍蝇挥挥尘土。瓜摊边，早坐着几个穿开裆裤的小孩子，他们看到有人在树荫下边吃瓜边吐瓜子，便围过来抢瓜子，装进角箩里去。顾客扔掉的瓜皮，他们也争着去捡。我当然知道他们捡到瓜皮做什么用，他们的大人会来挑回去，或喂猪喂牛，或选几块洗干净切成细片，做上一道清凉可口的瓜皮菜；瓜子晒干，或留着逢年过节炒熟招待客人，或送去收购站卖点小钱。记得我读小学四五年级时，也像这几个小孩子一样捡过瓜子瓜皮，有次实在口渴还啃了几口人家啃过的瓜。

我家先后卖了两批大马兰瓜，第三批上市时，逢圩日。一大早，我穿了件白背心和紫色的确良裤子，挑了一担马兰瓜，到“社官前”树荫下去卖。

路过一个叫不尚寺背的村庄，我买了一顶草帽戴上。一个牛伢子（肩背斗笠，手拿牛嘴笼和竹鞭条去赴圩，是牛伢子的明显特征）向我买瓜，我放下担子任他挑选。他挑了一下，问了我价钱，我回答：“六角钱一斤。”他嫌瓜小了，鼻公（鼻子）哨子一样“哼”了一声，也没还价转身就走。走了两步，他又回转身来，对我说：“五角钱一斤，称一个！”

但这个时节西瓜季落入尾声了，市面上少有瓜卖，俗话说“物以稀为贵”，商品的价格是随着市场供求关系而变化的，这道理人人都懂。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，反正时间还早，我对牛伢子也耸耸鼻子：“五角钱不卖！”

牛伢子走了，坐在瓜摊上，我翻看着带去的旧杂志。这时两位撑着小花伞的少女并肩款款走来，一朵像初开的桃花，一朵像奔放的荷花。“荷花”叫我挑一个瓜，对半切开来称。我随手拿一个切开，惨了！瓜瓤是半红半白的。运气不太好，切出个半生不熟的瓜！不好意思，准备再帮她们挑西瓜，她们摆摆手，离开了。

马兰瓜不像其他水果，看颜色、拍听声音、掂估重量，这些常规手法判断不出它是否熟透。

我闹了个大红脸。

日头有点大，陆续有赶圩的亲友停下来跟我打招呼，我大方地切块西瓜给他们解渴。这天，赶圩的人有点多，我的马兰瓜随着他们，走向了四邻八乡。

（本版为AI图片。钟秋兰制作）



樟树下

电话：0791-86849235
本版邮箱：32028011@qq.com